

婚恋家庭

都说婚后一年是“纸婚”，这个纸到底是什么纸？砂纸还是白纸？“80后”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“砂纸”生活。嫁给“凤凰男”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，顾小影发现，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，还是管桐作为一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、行为习惯，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，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与摩擦……



离校出走的学生宋锦西被找回来了

还没等顾小影打招呼，就听见同事江岳阳在那边急三火四地喊：“顾小影，有个学生离校出走了，留下一封遗书，说是给你的，你快回来帮忙找人！”“什么？”顾小影以为自己耳朵坏了，瞪大眼睛问：“谁的？”“宋锦西！”江岳阳急吼吼的：“就是你们班那个不怎么说话的……”“我知道。”顾小影打断江岳阳：“专升本之前我是他们班的班主任。她现在不是大四了吗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为什么要出走？”“没时间废话，你打车来学校！”江岳阳几乎是吼出来的：“人命关天啊！”“马上到！”顾小影二话不说合上手机就往外冲。

还没等冲出去就听见身后有人急急地喊：“嫂子，我怎么办？”顾小影这才想起身后还有个小祖宗，真是欲哭无泪，急匆匆地掏出一百元钱塞到魏艳艳手里，火急火燎地说：“拿钱坐出租车回家……这是钥匙，有问题的话给你哥打电话，我学校里有很紧急的事情，我现在马上去一趟。”“哎，嫂子，我不认识路……”魏艳艳跟在后面喊。“所以才让你坐出租车！”顾小影吼一句，撒腿就往外面马路上跑。恰好看见远处驶来一辆空车，顾小影几乎是风一样冲进车里，还没等魏艳艳追上来就扬长而去。路边，魏艳艳看见一溜烟跑得没踪影的出租车，傻眼了。

赶到系里的时候，系办公室已经是兵荒马乱。顾小影喘着粗气冲进去，一推门，就见所有人像看见救星一样瞪大眼睛，江岳阳三步并作两步把顾小影拽到桌边，指着桌上一封信，语气焦急：“快看，这是给你的，想想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”“给我的？”顾小影莫名其妙，“我一共带过她两年，她升上本科后就换班主任了啊。”

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信笺：算不上多熟悉的字体娟秀而清晰，带着女孩子柔软的笔锋，出现在顾小影面前。看完信，顾小影轻轻、轻轻地把信纸放到江岳阳的办公桌上。她看着信纸上的折痕——新的，折了没有多久。她都可以想象，锦西在折这封信时，内心会有怎样的温柔与忧伤。以及，怎样的绝望。

有液体，就这样落下来，打在信笺上。湿了，她用手一抹，纸上就留下潮湿的一团。从来没有过，可以真的消失无踪。伤害不可以，泪水不可以，就连生命也不可以。如同锦西——锦西，倘若你离开，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，还有收到这样一封信的我，都要怎么办？

三月，内陆城市的气温在下午两点时升到了最高。那天，顾小影在这个城市的山顶、湖边转了个遍。中间管桐打过两次电话，急吼吼地问：“顾小影，你跑哪里去了——”话音未落就被顾小影截住：“有什么事情回家再说，我学生丢了，我得去找。”说完就挂断。她没有给管桐说话的时间，这个时候，除了宋锦西的消息，顾小影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。

在山顶，风呼呼地刮，顾小影抓住游人、保洁员、公园管理人员……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地比画着问：“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，比我矮一点点，圆脸，披肩发，挺清秀的……”人们总是摇头。也有热心的人，陪着顾小影上山下地找，还有人建议说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，顾小影给每一个好心人鞠一个九十度的躬……

就这样，从中午到晚上，顾小影失了魂一样地在这个城市里游荡。华灯初上的时候，她终于忍不住，坐在湖边的长椅上，失声痛哭。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来。顾小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接听，江岳阳带着急切的喜悦和难以掩饰的愤怒咆哮着：“顾小影，回系里来！宋锦西找到了，你来替我跟他聊聊！我怕管不住我自己，再一不留神打了她。”“找到了？”顾小影忍不住尖叫，喜悦在那瞬间竟然变成一种如释重负的心酸，她几乎是哽咽着说：“等着我，马上到！”说完，顾小影几乎是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马路边，拦一辆出租车，直奔50公里外的郊区大学城！

赶到系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多，顾小影马不停蹄地冲进系办公室，一推门，触目的就是宋锦西蜷缩成一团的身影，在系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无助又可怜。

看见顾小影，江岳阳如释重负，还没等顾小影开口，他已经大步走过来，拽住顾小影，拖到走廊上。顾小影刚要张嘴说什么，江岳阳已经开口：“根本没跑远，就在那年郊游时去过的水库边上发现的。我说什么她都不开口，精神状态不好，情绪很低落。如果不能让她卸下这个包袱，就算这次找回来了，还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顾小影，你去跟她说说，她信得过你，你让她想开点。”江岳阳深深喘口气，压抑住心底的愤怒：“我怕我再说下去，会忍不住给她一巴掌。”

名人有约

从恶童出世，到不羁少年，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；从维系四年的初恋，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，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，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；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，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，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，《非常6+1》、《梦想中国》、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，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我当爸爸了

预产期是2002年5月29日。我说不行，提前剖！我疼我媳妇儿，不想让她受罪。再说了，我的女儿，必须跟我一个星座，反正在肚子里待够37周就熟了。真无聊。可是爱就是这么自私。而且对我来讲，怎么自私都不过分。那一年5月21日出生的孩子就是双子座了。不都说双子座花心吗？我家闺女宁可像我，轴点儿，也别花！于是手术日期定在5月20日，当天打早头一例。给哈文“掌刀”的是京城名医金燕志大夫，人称“金一刀”。

一大早就赶到医院。管停车场的师傅喜欢看我的节目，每天专门给我留车位。我在病房的窗台上放了一只小鱼缸，里面是我送给女儿的两条红色小金鱼。

可气的是，所有护士都进去看李咏老婆生孩子，就不让李咏本人进去！我站在手术室门口，着急没办法，只好把DV交给护士，嘱咐她一定把我女儿出生的全过程都拍下来。

8点15分，我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，实施麻醉。手术室门框上方的红灯亮了：手术中。我屏气凝神，在心中数秒。祈求各路神仙菩萨，都来保佑她们母女平安。

15分钟以后，突然听见“哇”的一声哭，尖尖的，细细的。老天爷，我闺女出来啦！嗓门儿够亮的啊！可是只哭了几声又没动静了。

哦，估计给孩子洗澡呢，多乖啊，一声不吭的。我老婆咋样啦？这会儿是醒着呢？睡着呢？

我在门口浮想联翩，不停地看表。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还不出来，想急死我啊！

正在这时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手术室门开

了。我下意识地来了个挺胸抬头立正站好。

“女孩儿，6斤8两！”一个小护士脆生生的声音。“砰！”门关上了。

我保持立正姿势，回味着，陶醉着。多么激动人心啊！我当爸爸了！

哟，没给家里报喜呢！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。

正低头拨着号，“哗啦”，门又开了。还是刚才那小护士，探出半拉脑袋说：“女孩儿，6斤4两！”“砰！”门又关上了。

我愣了一下，冲里面大喊一嗓子：“那4两哪儿去了？”

后来看了录像才知道，小家伙太可爱了，称体重的时候一直在尿尿。大夫直说：“宝贝儿别尿了，再尿咱还得称一回。”更绝的是，剪脐带的时候，她那一双小手紧紧抓住大夫的剪刀，贼大劲儿，掰都掰不开。

又过了大约5分钟，一位护士抱着我女儿出来了，她闭着眼睛，睡得挺香。我向每一位医生、护士鞠躬，认识不认识都说谢谢。“谢谢您把孩子洗这么干净。”人家忍俊不禁，说：“还没洗呢，剖宫产本来就很干净的。”

走廊上堆满了朋友送来的鲜花，声势浩大，一溜排开，得有20多米。不敢放在房间里，怕孩子花粉过敏。结果护士们个个都过敏了。

我让医生先送孩子回房间，自己留下来等哈文。相濡以沫这么多年，要是这会儿我只顾护着那个刚出世的小家伙儿，也太不仗义了。老婆安全，才全家安全。

哈文精神很好，一点儿没受罪。录像显示，“金一刀”倒拎起孩子，“啪”一拍脚，“哗”一擦脸，哭出声后抱起来，放在妈妈怀里，让妈妈吻一下，哈文表情木然，完全没找着当妈的感觉。

商战风云

数年前，在一次股市的多、空之战中，以赵云狄、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金鼎投资，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鑫利投资背信弃义，导致金鼎投资惨败。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，林康远走海外。数年后，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——鹏达投资。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，暗中积蓄力量，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……

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抛售罗邦

“放心，赵云狄还不上，我还，但是您得按我的要求去做，把赵云狄和林康给我做了！这两个小子我一个也不愿意看到！”“得嘞！你想让他们怎么死法？”“嗯，我们私募界有一规矩，就是跳楼。”

在“柴火棒”与王雨农大笑之时，赵云狄正坐在那间办公室里对着绿绿的盘面发呆，他何尝不知道借地下钱庄的钱蕴涵着巨大风险，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除去地下钱庄又有谁敢把这么多钱借给他呢？

这一千万资金是赵云狄用作不时之需的后备资金，到了最危急关头，这些钱或许能稳定一下罗邦股票下跌的股价，到时配合上市公司再出些利好，说不定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。

集合竞价开始了，赵云狄颤抖地打开罗邦股票一看，心顿时冷了起来，几百万手的罗邦股票在跌停板堆积！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，但真正面对时，他的心还是在颤抖。还好，大部分筹码还在自己手中，市场消化一下消息的不良影响后，会稳住局势的。赵云狄自我安慰道。

林康打完电话走了过来，说：“第三方营业部告诉我们，王雨农锁仓的那部分罗邦股票还在。可是我查看最近一个月罗邦股票成交分析报告了，感觉有些不正常。”他将罗邦股票资金流量分析报

告放在赵云狄面前，说道：“这个月罗邦的资金量突然大了起来，以前我们认为是各路资金进场抢筹所致，按照这样的资金量，理论上每天应该能涨7%，可是，每天上涨的只有6%。因此，我判断王雨农的资金已在高位偷偷减持了。”

“这份报告我早看过，问营业部，他们说基金在调仓。妈的，我们真的被那帮王八蛋给骗了。”赵云狄怒不可遏，一拳将跟前的电脑屏幕打得粉碎，手上哗的一下涌出了鲜血。

赵云狄找到营业部的王经理，王经理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，或许是王雨农利用电脑黑客侵入公司的网站，解得密码，偷偷出货了吧。”最后，他甚至建议赵云狄，“实在不行，赵总，你报案吧，让证监部门介入，也好洗刷我们的罪名。”“林康，那个收我们钱的王经理，肯定也收王雨农的钱了，不然，他不会明着帮我们，暗地里帮王雨农。这一次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，会把我们往死里逼。不过，不要紧，我已经向地下钱庄借钱了，在下跌趋缓时买进罗邦，稳定股价。”赵云狄盯着林康，一字一顿慢慢地说道。

“跟地下钱庄借钱？他们可都是黑社会啊。再说了，这个时候再买进罗邦，岂不是白白送死？我们也赶快从罗邦撤退。”林康大惊道。“撤？我也想撤，可是撤得出来吗？我们占有那么多筹码，怎么能跑得？谁能接我们的货？我们现在能做的，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稳定住罗邦的股价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

罗邦股票的股份稍微稳定了几天，报纸上又登出一则新闻：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、总经理等被捕。坊间立刻流传说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、总经理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替罗邦集

团做假账。于是罗邦股价又一次似雪崩一般塌陷下来，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抛售罗邦，小道消息也在传，罗邦股票所有的业绩都是做的假账，是亏损的。尽管罗邦股票一再披出“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消息”，但抛售罗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，不可遏止。

转眼间，赵云狄借来的用来购买罗邦的一千万资金已消耗殆尽，罗邦股票的股价又一次雪崩下来。

罗邦股票处于雪崩之时，远在郑州的谭援朝也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。几个月前，他来到郑州，潜伏在期货市场上不动声色地，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买进。其实在他开仓下单之初，吃过大亏的南阳帮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，嗅到了某种危险。

他们中间有个叫冀德谋的人，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我们根本不是谭援朝的对手，要想战胜他，就得另请高人。”其他人早已领教过谭援朝的厉害，知道他计谋多端，是一个幻仗不要命的主儿，都赞同冀德谋的话。于是就把浙江的李荣请了过来。

李荣出山之后，命令南阳帮假装不知谭援朝潜入，每日里放单收单，暗地里却集中大量资金，应备作战。同时，他还联络当地有号召力的期货公司、大机构及一些大户参与进来，由于资本的嗜利性，到后来甚至江浙、山东、河北一带一些知名主力也加入了他们的战队，与他们共同进退。而此时，谭援朝还蒙在鼓里，幻想南阳帮还像上次那样变成一队队举枪投降的资金运输队。

谭援朝采取了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攻击策略，刚开始慢慢震荡抬高，走势颤颤似乎很软弱，诱使南阳帮加仓摊低成本，然后突然逼空。可是这一次南阳帮没有上当，毫无反应。

